

# 中国制造业布局特征及空间重塑

□孔令池

制造业布局的合理性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布局的基本特征有：“胡焕庸线”两侧制造业布局形成明显的产业梯度，东南半壁呈“马太效应”的空间极化模式；经济地理格局开始由Krugman的“从分散到集聚”范式向Helpman的“从集聚到分散”范式转换，但产业转移和产业创新的动力不足，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衰退趋势明显；地区间产业专业化水平逐渐提升，不同产业在空间上开始分离，但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建构一个有效的协调和制衡机制、寻求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是推进制造业布局合理化的合理逻辑。实现制造业布局合理化的实践策略在于：突破“胡焕庸线”，实现地区产业均衡发展；形成产业的空间移动，显现比较优势；促成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产业一体化发展。除此之外，东部率先创新引领、中部崛起发挥优势、西部开发强化举措、东北振兴深化改革，是制造业布局空间重塑的策略重点。

**关键词：**制造业布局；胡焕庸线；产业转移；产业分工；空间重塑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9)04—0041—08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19.04.006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兴起，世界上主要工业国家之间掀起了重构和重新规划发展战略的浪潮。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英国的“现代工业战略”、“中国制造2025”等相继出台，意味着全球正式进入制造业争夺时代。面对全球制造业重塑这一重要机遇期，中国如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这不仅关系到现代产业体系的建成，更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构筑“四大板块+三个战略”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强调从产业布局的视角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以空间优化增强发展动力。那么，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布局的具体特征是什么？符合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吗？如何实现制造业的合理化布局？

## 一、制造业布局的指标分析及数据说明

### （一）制造业布局的指标分析

制造业布局着重探讨的是制造业区位选择及空间配置的规律<sup>[1]</sup>。为了使关于制造业布局的分析和评价做到尽可能的科学、准确和具体，本文选取了部分衡量制造业布局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试图较为全面地刻画我国制造业布局的基本特征。

表1汇总了本文研究制造业布局的度量方法。产业平均集中度(ACR)衡量该地区所有行业的平均占有率，较为直观地反映产业的空间分布和地理集中现象<sup>[2]</sup>。产业动态脱钩指数(DA)衡量某产业在某

作者简介：孔令池，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一地区相对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的比值,反映该产业在地区间的集聚与扩散趋势<sup>[3]</sup>。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GSI)反映本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差异,多用于解释“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地区间一体化水平”等现象<sup>[4]</sup>。结构相似性系数(S)衡量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程度,反映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组成比例、产业间的有机关联及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sup>[5]</sup>。

表1 制造业布局的度量方法

度量公式	指标说明	代表学者
$ACR_i = \frac{\sum_k s_{ik}}{n}$	产业平均集中率	范剑勇(2004)
$DA_i = \frac{r_i}{R_i} = \left( \sqrt{\frac{v_{ic}}{v_{is}}} - 1 \right) / \left( \sqrt{\frac{\sum_{i=1}^n v_{ic}}{\sum_{i=1}^n v_{is}}} - 1 \right)$	产业动态脱钩指数	陈景新和王云峰(2014)
$GSI_i = \sum_{k=1}^m  s_{ik} - s_k $	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	保罗·克鲁格曼(2000)
$S_{ij} = \frac{\sum_{k=1}^m s_{ik} s_{jk}}{\left( \sum_{k=1}^m s_{ik}^2 + \sum_{k=1}^m s_{jk}^2 \right)^{1/2}}$	结构相似性系数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国际工业研究中心(1980)

注: i 和 j 表示地区, k 表示行业, n 表示地区数, m 表示行业数。s<sub>ik</sub> 表示 i 地区 k 行业就业人员数占全国的份额, s<sub>k</sub> 表示全国行业 k 在所有制造业就业中的份额, v<sub>is</sub>、v<sub>ic</sub> 分别为开始年和结束年某产业在 i 地区的总产值。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0 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6 省;

(二)样本分类与数据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我国已初步形成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有鉴于此,“四大板块”是现有数据条件下研究区域空间结构的最佳尺度。其中,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2 省(直辖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 省。

为了衔接 GB/T 4754—2002 和 GB/T 4754—2017 这两个分类标准,使得行业范围基本一致,本文研究的对象选为 C 门类制造业中的 20 个大类。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1 年的行业分类标准,合并高端和中高端技术分类,将 20 个制造业划分为低端技术、中端技术和高端技术三类。其中,低端技术制造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C13)、食品制造业(C14)、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C15)、烟草制造业(C16)、纺织业(C17)和造纸及纸制品业(C22)6 个行业;中端技术制造业包括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C2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1)、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2)、金属制品业(C33)5 个行业;高端技术制造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26)、医药制造业(C27)、化学纤维制造业(C28)、通用设备制造业(C34)、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汽车制造业(C36)、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3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和仪器仪表制造业(C40)9 个行业。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0 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测度及分析(由于我国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的部分数据严重缺失,这里将不予考虑)。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2000—2016 年。如无特殊说明,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7)以及历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年鉴。

## 二、中国制造业布局的基本特征

(一)“胡焕庸线”两侧制造业布局形成明显的产业梯度,东南半壁呈“马太效应”的空间极化模式

“胡焕庸线”可以较为直观地揭示中国制造业布局的空间特征,具体表现为东南半壁集中了大量制造业行业,产业规模和要素集聚水平持续扩大,与西北半壁形成了明显的产业梯度。如表2所示,2000年至2016年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依然保持“东南稠密、西北稀疏”的分布特征。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呈现截然不同的布局模式:东南半壁制造业集聚平均集中率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大,表现为“马太效应”的空间极化模式;西北半壁制造业集聚平均集中率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小,表现为相对“均势”的空间布局模式。

表2 中国制造业平均集中率的演变趋势

地区	2000	2008	2016	地区	2000	2008	2016
北京	0.0250	0.0157	0.0116	河南	0.0641	0.0540	0.0811
天津	0.0233	0.0154	0.0155	湖北	0.0453	0.0304	0.0385
河北	0.0464	0.0390	0.0412	湖南	0.0321	0.0333	0.0387
山西	0.0273	0.0247	0.0154	广东	0.0940	0.1305	0.1146
内蒙古	0.0109	0.0121	0.0132	广西	0.0182	0.0145	0.0177
辽宁	0.0528	0.0426	0.0255	海南	0.0022	0.0019	0.0016
吉林	0.0229	0.0165	0.0159	重庆	0.0163	0.0162	0.0193
黑龙江	0.0248	0.0165	0.0117	四川	0.0380	0.0379	0.0381
上海	0.0429	0.0342	0.0231	贵州	0.0159	0.0114	0.0107
江苏	0.0963	0.1238	0.1264	云南	0.0183	0.0183	0.0198
浙江	0.0575	0.0868	0.0751	陕西	0.0247	0.0175	0.0209
安徽	0.0281	0.0236	0.0318	甘肃	0.0186	0.0122	0.0082
福建	0.0219	0.0327	0.0390	青海	0.0024	0.0018	0.0023
江西	0.0205	0.0216	0.0266	宁夏	0.0042	0.0034	0.0044
山东	0.0973	0.1049	0.1031	新疆	0.0073	0.0064	0.0090

制造业分布密度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耦合了地貌、气候、人文、经济等方面的空间分异规律。首先,“东稠西疏”的格局有其深厚的经济地理区位背景,西北半壁的地形、气温、降水等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地区对人口与经济开发的承载力有限;其次,西北半壁深处内陆,距离国外市场较远,与东部沿海口岸城市联系较为困难,运输成本较高,对外通道不流畅,开放合作水平较低;再次,西北半壁历史基础较差,教育水平、文化素质、科学技术基础等是制造业布局该地区的重要制约因素;最后,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的重心,“欢宴效应”的强大吸引力导致大量资源和要素向该地区高度集中,甚至表现为过度集聚。

(二)经济地理格局开始由Krugman的“从分散到集聚”范式向Helpman的“从集聚到分散”范式转换,但产业转移和产业创新的动力不足,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衰退趋势明显

根据产业动态脱钩指数,表3展示了2001—2008年及2008—2016年低端技术制造业、中端技术制造业和高端技术制造业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产业动态演变。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开始由Krugman的“从分散到集聚”范式向Helpman的“从集聚到分散”范式转换。如表3所示,2001—2016年制造业总体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早期主要出现在低端技术制造业,之后中端技术制造业和高端技术制造业也陆续参与其中<sup>[6]</sup>。在2001—2008年期间,低端技术制造业向东部地区集聚趋势明显;在2008—2016年期间,低端技术制造业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加速扩散。东部地区正通过“腾笼换鸟”将一些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产业功能升级和技术结构升级。除此之外,在2001—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的中、高端技术制造业增长速度高于全国的增长速度,而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的增长速度;2008—2016年期间,东部地区的中、高端技术制造业增长开始出现放缓的迹象,而中、西部地区发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在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附

加值贸易活动已经难以应对要素成本上升、能源环境压力加大、人口老龄化加快、资本回报率持续降低等约束,依靠低成本要素和规模扩张的发展优势大幅减弱,对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2008—2016年期间,东北地区无论低端制造业、中端制造业还是高端制造业均负增长,制造业发展衰退趋势明显。“产业缺位”和“体制固化”是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迟滞的主要原因。东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多数为国有性质,长期依赖政策的扶植和政府的指引,已经建立起一套封闭式的工业体系,形成较高的边际生产率,进而挤占了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亟需的资本、原材料、技术等资源,造成“高、新产业缺位”。与此同时,东北地区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体制机制僵化,市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难以建立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体系。

表3 2001—2016年制造业区域发展的脱钩指标

行业分类	时间段	指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低端技术制造业	2001—2008	r	0.0348	0.0089	0.0082	0.0103
		R	0.0241	0.0241	0.0241	0.0241
		DA	1.4454	0.3680	0.3382	0.4277
	2008—2016	r	-0.0147	0.0252	0.0154	-0.0097
		R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DA	10.0860	-17.2434	-10.5570	6.6342
中端技术制造业	2001—2008	r	0.0368	0.0134	0.0095	0.0015
		R	0.0229	0.0229	0.0229	0.0229
		DA	1.6051	0.5859	0.4152	0.0639
	2008—2016	r	0.0008	0.0211	0.0117	-0.0179
		R	0.0063	0.0063	0.0063	0.0063
		DA	0.1234	3.3380	1.8531	-2.8236
高端技术制造业	2001—2008	r	0.0592	0.0156	0.0102	0.0044
		R	0.0408	0.0408	0.0408	0.0408
		DA	1.4516	0.3830	0.2501	0.1082
	2008—2016	r	0.0060	0.0394	0.0208	-0.0172
		R	0.0117	0.0117	0.0117	0.0117
		DA	0.5111	3.3588	1.7702	-1.4648

注: r 为某一段时期某产业在某地区的平均发展速度, R 为某一段时期某产业在全国的平均发展速度。

在“分灶吃饭”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地方利益刺激下,中部地区往往急于推动转移制造业的“落户”发展,较少考虑地区的比较优势,这就造成了区域间同类产业过度竞争和地区间产业专业化程度下降。

进一步观察发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呈现“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情况。究其根本,就是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密集使用相对丰富和廉价的资源和要素进行生产,产业关联度低、链条短,呈现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结构特征;东部地区产业体系较为完备,制造业门类较为齐全,呈现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结构特征。

如图2所示,2016年我国绝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制造业结构趋同问题。

(三)地区间产业专业化水平逐渐提升,不同产业在空间上开始分离,但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

纵观2000—2016年全国平均的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的演变趋势,可以直观地看到各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上的差异开始逐渐显现,地区间产业结构专业化水平缓慢提升(见图1)。从地区角度看,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的演变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中部地区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呈倒U形,从2000年的0.3472上升至2007年的0.4856又降至2016年的0.3961。这与中部地区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中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快速上升期,承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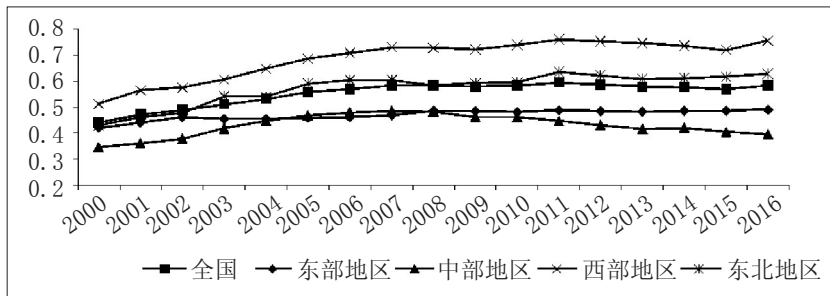


图1 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的演变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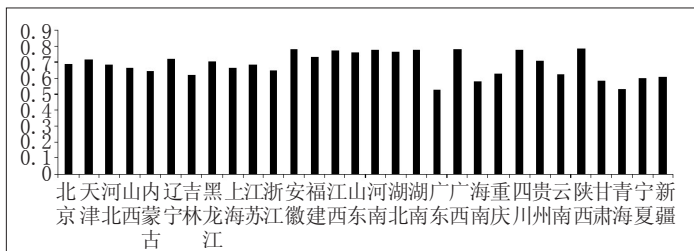


图2 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结构相似系数

与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相对应,绝大部分中部地区省份的结构相似系数较高,绝大部分西部地区省份的结构相似系数较低。由此可见,如何构建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促使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化布局,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经济,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低水平重复,依然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三、制造业布局合理化 的推进逻辑

经济杠杆和产业政策是政府配置要素资源的惯常手段。在制造业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可以对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进行有目的地调控,以有效协调各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确定产业发展重点以及产业间的规模、发展速度及次序等。然而,政府机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产业配置模式,容易出现与需求偏离、市场摩擦大等弊端。因此,政府应主动规范自身行为,规制行政垄断,加强公平竞争。第一,通过监管市场秩序、规范企业和个体的行为,消除限制要素资源在产业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不断完善产业规划政策。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从各地区的特点出发,以合理开发利用地区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资源为基础,以生产力布局合理化为核心,综合分析、权衡轻重、分清主次、正确处理地区间的竞争关系。比如,统一规划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削弱地理界限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加强地区间经济联系,形成跨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第三,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问题,完善分税制,重建地方政府竞争秩序健全的财税体制。建立健全地区转移支付制度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财政资金在政府间的再分配,推进地区差异缩小,弱化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分工行为,推动地区间的协调发展。第四,以混合经济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创造平等进入和退出的公平竞争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第五,改变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建立科学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不断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协调和改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第六,促进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结合,避免单纯按照产业序列制定产业政策,充分考虑地区利益和地区产业发展优势,与区域政策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区域间互补型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市场机制是决定制造业布局的关键依据。在更深层次利益调整过程中,唯有市场机制才能自发产生制造业合理化布局的内生动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微观经济主体根据市场信号的变化,促使要素资源在产业之间流动、重组和配置,客观上调节了产业之间的数量和规模关系,推动制造业布局调整。发挥市场机制这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避免市场失灵,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以价格机制作为主要调节手段引导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及动态调整,实现区域经济中的供给与需求平衡,并同时放开要素市场,达到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第二,充分发挥扩大市场机制在利用分散信息、协调供需平衡等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合理配置有限的资金、技术、人才等,降低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增强地区间的经济技术联系,促使地区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和功能)布局。第三,有效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促使要素资源依据收益率的高低进行产业间的配置,缩减“过时”“过剩”(即边际收益递减)技术的传统产业,退出相对落后产业,转向更高技术梯度的产业,同时避免无序竞争导致的重复建设,促进技术交流与示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益。第四,统筹兼顾“对外改革、对内开放”,继续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打破行政区域的边界,促进对内开放,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发挥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效益,促进市场需求规模和结构的提升,形成产业的合理分工与协作。第五,积极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整合资源,克服行政区划形成的天然障碍,打破影响区域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形成产业关联效应,并按照产业链进行功能布局,促进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为企业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 四、制造业布局合理化的实践策略

实现制造业布局合理化必须遵循产业布局的客观规律,着力处理和解决好“胡焕庸线”两侧产业发展两极分化、产业转移和产业创新动力不足、产业结构趋同等重大问题,识别制造业不合理布局的根源和矫正机制。

(一)突破“胡焕庸线”是克服空间制约短板、实现地区产业均衡发展的合理途径

突破第一地理本性锁定的“胡焕庸线”,促使两侧人口、产业、经济及社会发展与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达到最优匹配,将极大释放西北半壁的发展潜力,不断缩小与东南半壁的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政策引导和统筹规划,促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与绿色化“五化”同步发展,不断提升西北半壁资源环境承载力,鼓励发展节水节能、新能源开发、智慧绿色生产等高新技术产业,推动西北半壁“弯道超车”。二是构建枢纽—网络型的空间组织,加快信息化建设和交通网络建设,促使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方便快捷,有选择地推进具有地域资源优势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发展,将以往地区间“点”的联系改变为点—线—带(面)的连接与覆盖,进而加速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三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战略,将我国发达地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中、西部沿线省市密切串联起来,突破地域限制,为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发展提供机会。四是探索实现就地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围绕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切实提高西北半壁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五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不断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和经贸往来,将西北半壁直接由向东对外开放的末端转变为向西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进而改善经济地理区位和对外开放水平,为集聚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提供可能,实现“胡焕庸线”两侧制造业合理化布局。

(二)形成产业的空间移动是扩张边际产业、显现比较优势的重要方式

产业转移取决于集聚力和分散力两种反向作用力对抗的均衡点,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破解区域产业转移粘性,改变路径依赖,打破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的锁定,防止出现产业转移梯度陷阱和产业升级阻滞效应,实现制造业合理化布局,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建设健全产业转移示范区,注重与当地原有的产业资源相匹配,将外部经济性较弱的制造业企业的部分或全部生产环节转移至产业承接地区,为生产集群化、专业化提供基建保障和辅助功能,形成

要素资源的空间再配置。二是完善相关鼓励政策,提供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优惠条件,包括制定促进产业转移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持政策、金融倾斜政策、人才引进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降低产业转移代价,促进经济、技术由高梯度向低梯度转移和外溢,支持内陆沿边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形成区域性生产网络。三是有序开展与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合作,将一些加工、组装、低端制造等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生产工序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为技术创新腾挪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资源,促使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网络化、空间化拓展。四是适应要素成本提高的动态比较优势变化、优化生产要素供给,产业转出地由引进、消化向改进、创新转变,顺势向高技术附加值和产业链高端环节跃迁,构建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助推产业转移倒逼机制的形成。

### (三)促成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是规范地区竞争,推动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有效手段

加快制度创新,着力于打破现有体制机制障碍,积极探索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协调和平衡的制度框架是实现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的前提。一是将一些地区的行政管辖权与经济开发权适当分离,从根本上破除传统的行政垄断型资源配置的束缚,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良好环境,促成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二是鼓励跨行政区域的政府合作组织处理地区间关系,实现多层次协调互动,并通过检查、督查、评估等多种方式,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重点打造地区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的多平台的政府合作载体,为规范地区间竞争行为,鼓励和支持地方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建立完善统一的市场体系等创造条件。三是制定和出台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和完善行政契约制度,建立一系列由地方政府之间共同执行的政府行为准则和市场游戏规则,调节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到有法可依,对阻碍要素和商品合理流动的分割市场行为做到执法必严,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四是充分发挥制度文化因素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通过区域文化融合,拉近不同地区企业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交流距离,降低交流成本和交易成本,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促进要素流动和区际贸易,推动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

## 五、制造业布局合理化的空间重塑

研究产业经济活动不能脱离具体的地理空间,推动东、中、西、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制造业空间布局优化的方向和重点在于,东部率先重在创新引领、中部崛起重在发挥优势、西部开发重在强化举措、东北振兴重在改革。

东部地区进入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应把握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产业,破除对低附加值制造业的路径依赖,强化产业链的配置;推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加速转移,实现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作用,促进东部地区经济中心与中西部地区经济腹地相结合,依托东部地区经济中心,形成经济网络和经济腹地;积极探索和推广“飞地经济”的合作模式,鼓励跨省或在本省内部欠发达地区合作共建产业园区,不断加强区域间的技术创新合作,加速技术溢出。

中部地区将会是未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承载区,应进一步扩大国际和国内市场开放,着力改善投融资环境,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攀升;按照“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生”的原则统筹地区间分工与协作关系,挖掘符合自身发展优势的差异化发展道路,不断提高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和混合分工度,充分发挥本地区的产业特色,促进具有地区特色的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和地区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改善制造业本身的分布状况。

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各省份要继续扩大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自身条件,承接符合地域资源优势的产业转移,并根据当地自然条件、资源条件和市场条件,重点加强优势资源跨区域开发合作。继续深化开放,把握好“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突破传统的地缘政治,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与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经贸合作、人文合作、基础设施合作等,吸引人流、物流等的不断进入,共同开发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是我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必须加大针对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的改革力度,重点突破重工业比重大、民营经济弱、人才流失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转变发展策略、改善营商环境、深化开放合作,推动东北地区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依托东北农业基地,构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打造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增长极,尝试走出一条农业率先现代化带动其他产业转型的特色发展道路。

#### 参考文献:

- [1]胡安俊,孙久文. 产业布局的研究范式[J]. 经济学家, 2018, (2): 12-19.
- [2]范剑勇. 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兼谈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6): 39-51+204-205.
- [3]陈景新,王云峰.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与扩散的时空分析[J]. 统计研究, 2014, (2): 34-42.
- [4]保罗·克鲁格曼. 地理和贸易[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41-83.
- [5]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势[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0: 86-91.
- [6]孙晓华,郭旭,王昀. 产业转移、要素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J]. 管理世界, 2018, (5): 47-62.

(收稿日期: 2018—10—18 责任编辑: 肖磊)

## China's Manufacturing Layout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Remodeling Kong Ling-chi

**Abstract:** The rationality of manufacturing layout affect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ayout are: the manufacturing layout on both sides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has formed an obvious industrial gradient, and the southeast half of the wall has a spatial polarization pattern of "Matthew effect"; the economic geography pattern starts transferring from Krugman's "dispersion to agglomeration" paradigm to Helpman's "agglomeration to decentralization" paradigm, but the incentives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are insufficient.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Northeast China has an obvious declining trend.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between region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different industries have begun to separate in space, but there is still a relatively obvious phenomen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vergence.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ing mechanism and seeking a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are reasonable logics to promot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layout. The practical strategy for realizing the ration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layout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Hu Huan-yong line" and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form spatial movement of industry and show comparative advantages, promote reg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leadership of eastern region in innovation,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to play its advantages, the strengthening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region are the strategic focus in the reshap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layout space.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Layout; Hu Huan-yong Line; Industrial Transfer;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Spatial Reshaping